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六十七回 張幕借魂妖物欺主 救徒助法神仙下凡

卻說李少君按照王一所教役鬼之法，在宮中設一密室。室內再張黑幕，中間懸起一盞明角燈兒。布置既妥，仍把英英之魂放在身邊，方請武帝前來相會。武帝聽說已把李夫人生魂請到，不覺又是感傷，又是欣慰，跟隨李少君到了這間密室。

少君請武帝坐在幕外一旁。自己仗劍捏訣，作起法來。武帝目不轉睛的向幕中張看，先時空洞洞地一無所有，隨後忽起一陣陰風，吹得明角燈兒在空中晃了幾下，裡面的燭光，黑而復明幾次。武帝膽子雖大，至此也不覺有些發毛起來。少君急把劍鋒向燈光連指三指，這才風平燈亮。但是亮中帶暗，終有幾分陰森氣象。武帝卻已瞧見那邊壁兒角上，黑幕邊頭，似乎有個女人的影子，映在幕上似的。那神情的確有幾分像李夫人，可又不□分逼真。武帝想：「這是他死後變態，不足為奇的。」再一細瞧，那影子竟離開布幕，冉冉而下，似向自己這邊走來。但是再注目，又似仍在幕上，並未移動一般。武帝心中又急又痛。

待要出聲叫喚，又恐自己陽威衝散了他的陰魂，只得再行耐心地等著。過了片刻，那鬼魂似乎也瞧見武帝，面上頓時現出一種憤怒的光景。武帝吃了一驚，自思：「夫人在世時，感情極篤。今日死後重逢，應該悲喜交集，如何反有怒意？」正在胡思亂想，那鬼忽然翻了個身，背對武帝，面靠布幕，再也不敢相見。武帝不覺大悲，忍不住吟出幾句詩來：「是邪非邪，忽去忽來。何姍姍其來遲？」吟畢放聲大慟，淚如雨下。忽聽轟然一聲，宛如雷鳴。少君慌慌張張，過來將武帝一拖就走。武帝被他弄得莫名其妙，身不由己，跟了同走。兩隻眼睛卻還捨不得，再向幕中一看，不料所見鬼魂竟是披頭散髮、舌垂三尺、七竅流血的一個縊死鬼兒，武帝嚇得大叫一聲，撲在地上。少君急忙將他扶攙而出。回到宮中，面色兀是灰黃。

屏去侍從，動問少君：「因何夫人變成縊死鬼模樣？」少君忙奏稱：「這是萬歲口吟詩句，把李夫人的遊魂逼退。臣身邊原帶有一個縊鬼，乃是鬼師王之一之托臣鞫問的一件案子。大凡屈死之人冤氣不散。雖逢陽威，仍能出現。夫人既去，他就乘機出現，欲求萬歲替他作主。」武帝聽了，忙問：「這是什麼縊鬼？因甚負屈而死？可細細奏與朕知。朕必替他報仇。」少君奏稱：「這事遲早晚終要萬歲作主。不過現在未至其時，說也無用。況內含天機，洩漏有罪。臣也不敢妄奏。」武帝聽了，因心中正在苦念李夫人，也沒心思追究下去。問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少君便把英英生魂帶回，交還王之一。

王之一自少君走後，恰巧他弟子費長房前來，問知此事。

長房大不以為然，說：「師父被少君利用了。無論天上陰曹，白玉帝以至閻羅，最重的是男子氣節，女子情誼。似英英這等貞節，真當得天神共敬，三教同欽。師父身為鬼師，正合仰應天心，俯合人情。對這等鬼魂，要格外垂青，特別敬重才是。怎麼可以濫用道力，隨便借給一個不相干的渾人，將去代替人家婦女生魂？這事不但褻瀆貞女，且恐有傷老師自己品德，為天神所不容。弟子不敏，很替師尊擔憂。」王之一聽了，這時正值大醉之後，神智模糊，當作長房有心毀謗師長，反將他斥罵了一番。長房知他醉中糊塗，也不和他爭辯，暗暗地歎口氣，告別回去。到了次日，王之一已把宵來之事，完全忘記。

長房也不再提起這事。直到午後，少君親來還這鬼魂，一之方才記得起來，頭晚長房勸諫的話也還有些影象兒，嵌在心坎兒上。回頭一想，覺得長房之言，句句是真。英英是何等貞烈之女，生前尚且不肯稍行變節，死後被自己和少君，用法將他褻侮，他怎能甘休？此等貞魂烈魄，原可自在遊行，往來三界之中，遙遊四海之外。今雖暫托自己手下，不久必蒙帝天宣召，特加榮寵。那時他念受辱之仇，豈肯默而不談？那麼自己的生命前途，還有什麼辦法？深想至此，禁不住慄慄自危。

他向少君瞧瞧，再向長房怔了一會兒，忽然浩歎一聲，淚如雨下，弄得少君和長房都有些莫名其妙起來。只見王之一恨恨地對長房說道：「老弟，我如今記得你昨天的話來了，恨我太不自檢，性情又生得太躁。從前追隨名師學道多時，結果偏於這個無關得失的氣字，少了一些忍耐功夫，幾乎闖下大禍。幸蒙吾師救援，免入地獄，且承委充現在的職司。誰知我太沒出息，事情過了百幾年，不但沒有進步，反而酗酒誤事，甚至受損友之欺，厚侮貞魂，無可挽救。想來這事必應天帝查究，一經鞫實，只怕仍要淪入地獄之中。還記得那年吾師諄諄告戒，語氣中似乎說我不但不配修道，就連做個厲鬼頭兒，也不容易。言外之意，很像替我耽心，防我結果不良的光景。如今回念起來，這百餘年間，倒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。想不到今日之下，年紀越老越背晦，竟又上了小人的當，作出這等喪心病狂的事情來。看來此事的結果，一定不堪設想。吾師預言，莫非就應在今日麼？想我一生剛直，好善施樂，任俠尚義，絕不作那卑卑鄙鄙、齷齪齷齪的小人。自問生平行事，雖不敢妄擬君子，差可免為小人。萬料不到修道既不成功，連小小鬼仙的地位都保不住，甚至臨了兒，還要闖出這場大禍。我這一生，原不足道，只是有何面目見我師於世外，並且也自覺無以對我長房賢弟。因為昨天之事，要是你規諫之後，馬上醒悟，或許還有補救的餘地。

「偏我這該死的酒性，一經發作，竟昏得人事不知，比鹿豕木石還不如。錯過這最後的機會，這才把個大錯完全鑄成，一點沒有挽回的地步。唉，唉，事已如此，我除了安坐待罪之外，還有什麼辦法？我也決不敢怨我自己的命運不佳。只恨我太沒人性，沒出息。年紀活到這麼大，連個人的邪正都分辨不出來，一件事情的是非都判別不清。可見背晦是真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」說著，又是一陣歎氣，伏在案上，兀自傷心淚下。

長房究是他的弟子，平時感情又好，見師父說得那麼厲害，轉非自己意想所及，也不禁愕然發怔。只有那個借魂欺主的李少君，本來不是什麼好人，雖然得到王之一如此幫忙，因他做慣邪事，覺得欺侮一個女鬼，真比芥子兒還小的小事。偏偏王之一口中說出許多不乾不淨夾風夾雨的話來，叫他如何受得下去。當下也不管王之一的傷心怎樣，如何難過，忽然仰天冷笑了一聲，大聲說道：「倒也沒曾見過這等沒用的混賬東西，還要自誇君子，真個慚愧極了。我便算是損友，是小人，是特為害你來的。你是君子，是正人，如何倒絕不猶豫，一口就答應了我呢？你是專管這等事情的，應知此中利害和規矩。本來我只要一個尋常的女魂，你就不該把這位貞魂，也一起弄來。既你做鬼頭兒的人把此鬼弄來，我又怎能不信你是不能利用此鬼呢？本來全是你自己做的事情，禍還未闖，先把老友得罪起來。究竟算得一回什麼事兒？你得自己思量一下子看，我卻懶得陪你這等糊塗東西說話了。」說罷，大踏步出門而去。

王之一等他走遠了，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，長歎一聲，回頭對長房說道：「賢弟，你見了麼，這等人真可算得是天良掃地了。我總怪自己太沒眼力，把小人當作個正人。也是自己作孽，夫復何言。但有一言要對你說一聲兒，我也知道這禍闖得太大。上次鬧的事情，雖然比這個更大，但所誅的盡是壞人，況是情有可原。加上那時吾師近在一處，有他解厄，免得一死。此番之事，卻完全是自己作孽，再沒法子可以挽回，也且決無第二師尊再來搭救。料想此事發覺，也不得過遲，至多幾天之內，我的生命必然完了。我死不足惜，況有你這等弟子，大可傳我衣鉢，死也無恨。我從今天起，便要把你學而未全的法力，完全教授了你。你便可作我的傳人。我死之後，料我師必當前來一趨。你要千萬替我代求他老人家，重行救援一下，使我得減免許多罪過。這是最最要緊的事情，你可不要忘記。」長房聽了，不覺□分感傷。事到其間，無話可勸，只得順口安慰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

不道天曹地府，賞罰最是嚴明。這件事情，凡間還沒有什麼人曉得，天宮之內，卻早有三界糾察神奏上玉帝。玉帝得奏，以王之一、李少君侮辱貞魂，欺罔君上，叫歲星東方朔查明正法。東方朔近在朝綱，自從李少君蒙召入宮，武帝□分恩寵優禮，在東方朔之上。皆因東方朔正直忠良，立身朝廷，只知導君於正，格君之非，時而諫諍，時而直言，補袞之功端不在少，但也因此為武帝所不悅。同時李少君還要忌嫉東方，最厲害的，是說上次請來王母及群仙，乃是一班妖人變化而來。其實真正王母還高坐瑤池，曉都沒有曉得。武帝對於此事，本極疑心。今被少君這樣一說，少君又是第一寵信之人，方在言聽計從的時候，又兼說的事情，正中了自己的心坎，焉有不信之理。但因事已過去，為沒能找到一個證據，恐怕東方朔不服，也就置之不論。但武帝對於東方朔，卻是厭惡越深，忌他也越甚。東方朔自然知道這些內幕。好在自己原不在乎利祿，就是皇帝寵信與否，都是與己無干的。卻由他去怎樣

挑撥離間，橫豎一概置之不理，也就完了。但為本人免禍起見，也不便再和從前一樣的竭智盡忠，言無不盡。武帝既不大和他說話，他也自願修他的大道，不大預聞朝中之事。因此君臣同僚之間，尚能相安無事。至此他既奉到天庭法旨，他也早聞少君勾串王一之劫誘貞魂，代充李夫人，欺罔天子。因為事不干己，也不便多口取罪。這時卻因職責關係，就想推諉，也是辦不到了。

這日，正在家中思量：「如何可以取那王一之、李少君的性命。王一之雖然沒有多大法力，少君卻甚有邪術，功行不在本人之下。若是和他相持起來，一則失了天庭體統；二則耽延時日，恐為玉帝所責；再則少君日近帝居，萬一我去召他，他卻以天子為護符，拒不受傳，甚至倚仗帝力，反將我問起罪來，這事更不好辦了。若就此不聲不響，暗中飛劍傷他，也與體制有礙。須要鞫實罪狀，明正典刑，方不愧執法官兒的身份。也且天宮作事，該應如此光明正大才好。」想到這裡，倒口分為難起來。躊躇多時，忽然困倦起來，就伏在案上打個盹兒。

剛剛有些睡意，驀聽得半空中鸞鶴齊鳴，接著就有飛鳥降落在自己天井內。東方朔慌忙起身出門，睡眼朦朧的看了一眼，只見兩位仙人，一穿白，一披氅，立在天井旁邊，且有彩鸞白鶴，遊行憩息。東方朔卻不大認識他們，只得整整衣冠，上前相見，叩問兩師何來？是何法號？二仙相顧笑道：「別來未久，你就不認得我們了？」那穿白的乃是一位跛仙，笑說：「我名李玄，外號鐵拐。」又指著那仙說：「他是玄珠子。都是前生好友，怎說不認識的話。」東方朔究竟道行高深，雖在凡間，已通神靈。一聞此言，恍然記得天界之事，忙含笑認罪，把二仙邀入書室。

二仙笑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。此來正因歲星有了為難之事，特來替你幫個小忙。再則也還向你懇個小小份上。」東方朔請他們坐定了，方笑問：「可是為那王一之的事情？他是李道兄的高足呀！可惜此遭事情，鬧得太不成話，只怕沒法周全他罷。」鐵拐先生笑道：「貧道豈為救他性命而來？他以鬼師地位，知法犯法，此如可赦，天下惡大罪之人，無一不可赦了。不過罪到極處，不過一個死刑，身死罪完，再不能加出什麼刑罰來。貧道之意，為念多年師徒之情，恐他一人陰曹，便應再受地獄之苦，不知何日方得出頭？因此和歲星情商，可否待他身死之後，由我帶去他的遺體，使他再用個幾百年的苦功，將來或者還有些造化，也算我們師生一番。這事大概可以辦得到麼？」東方朔答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天有常刑，刑畢為止，何能處置過當？況且一之這人，不過是酒醉任性，良心上可沒甚壞處。論其情節，亦很可憐，得道兄如此周全，也很可報他一生俠義忠厚的好處。這是一定可以遵命的。」

又問玄珠道兄：「遠道枉顧，可有什麼見教沒有？」玄珠子笑道：「鐵拐先生為他徒弟的事，貧道卻無所求於道兄。只因道兄現在奉旨正法的李少君，這人正是從前跟隨通天教主，大鬧淮海村和羅圓夫人為難的一個妖物。此物原是一個修煉五千年的大龜，隨身有法寶，名為遮眼球，乃用它自己的龜蛋，以人世間最污穢不堪之物咒成。此球一出，人人眼中如受一重厚霧的遮蔽，對面不能相見。」玄珠子說到這句，東方朔恍然點頭道：「怪不得我聽人說，上次他把人家鬼魂代替李妃和皇帝相見。皇帝能見其人，而不能瞧清他的容貌，迷離恍惚，如在五里霧中。當時不知他用甚麼法力，可以做成這等景象。今據道兄說來，可知是此球作祟了。」玄珠子點頭笑道：「這不過是一樁小事。萬歲見不見得李夫人，究竟沒什麼大關係。道兄還不曉他在錢塘江頭鬧的事情，才不小咧。本來錢塘江潮，到處很大。自我蒞任之後，將各處高潮用法並至一區，別處的潮水淺，那批不得志的蛟精龜怪，就不能藏身其中。至於潮大之處，有貧道自己管住，它們雖狡猾，也無可如何。不料老蛟想出惡計，竟於上年邀同這個龜精，大舉來犯。龜精懸球作法，我方神將，一個個不能相見，幾乎著了它的道兒。幸得文美真人派他徒弟通慧，預先在福建文筆峰下，煉就一個水晶瓶兒，既能發光照人，又能吸收它的妖霧。是他準時前來，把它趕入海中，躲得不敢出頭。誰知它如今又變幻人形，來此迷惑皇帝。貧道因想此物不除，終為大害。特地趕來幫助道兄，共除此怪。因這廝的法寶，不但能夠放霧迷人，並有抗拒兵戈之力。聞它自知作惡太多，怕受天誅，常常把那遮眼球掛在室中，一則防人暗刺，二則使人雙目失明，瞧不清他的所在。道兄雖然奉旨查辦，倒恐一時未必能夠除它呢。」東方朔聽了，不覺悚然下拜道：「承道兄不遠千里前來指教。尚望將除妖之法見示，不特小弟之幸，也是天下人民之幸。」未知玄珠子如何回言，卻看下回分解。